

五蓮文史資料

第三輯

92

15. 11

五蓮縣志
五蓮縣志
五蓮縣志



五 莲 文 史 资 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五莲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六月

目 录

●峥嵘岁月●

- 在张鼎丞身边的日子里……………曹乃鼎 蓝强 (1)
- 八路军诸城办事处建立始末……………李建修 (13)
- 打“万仙会”……………杨雷 陈连城 (16)
- 千里路上云和月……………示 羊 (23)
- 机警的交通员厉元春……………子 卯 (26)
- 从常备队到武工队……………韩永国 (30)
- 革命战争年代活跃在五莲山区的一支文艺队伍
……………王树林 崔玉臻 (33)

●永不忘记●

- 日寇在管帅一带的侵略活动……………王新礼 (42)

●人物春秋●

- 祖父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王力 王治 (53)
- 先公二三事……………王铨吾 (71)
- 回忆王乐平……………隋灵璧 (77)
- 李存葆纪略……………徐敏宗 (80)
- 我是怎样学习篆刻艺术的……………丁 洁 (93)
- 管门五进士……………鞠明连 (96)
- 张步云罪恶的一生……………王嘉喜 (100)

●文化教育●

- 源远流长的五莲茂腔……………鞠明连 (118)

异彩纷呈的五莲纸扎·····	陈维河 (125)
回忆抗战时期的高小读书生活·····	王康烈 (129)

●古迹溯源●

苏轼与白鹤楼·····	刘瑞祥 (137)
齐长城修筑时间初探·····	刘瑞祥 (139)

●宗教史话●

五莲县宗教史略·····	姜天德 (142)
--------------	-----------

在张鼎丞身边的日子里

——忆张鼎丞二三事

蓝保森口述 曹乃鼎 蓝强整理

亲 切 的 交 谈

1948年2月，中共华东中央局机关进驻五莲，开展整党与结束土改实验县的工作。华东局从工作团和党校学员中抽调了200余人与五莲县部分地方干部组成新的工作团，分赴县、区、乡配合地方开展工作。实验县的工作由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鼎丞（曾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大家习惯称呼张司令）同志负责。那时我在俺仁里区任公安员兼联防队指导员。张司令令和工作团的部分成员就驻在俺仁里村，并以俺村为点，开始组织“贫农团”，对原来的区、乡、村干部进行“三整、三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和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帮助干部“三查”中，开始时由于工作团不熟悉当地的具体情况，致使混进“贫农团”中的个别不良分子借“帮助”干部之名，实行打击报复，使许多对党忠诚老实的好干部挨了批斗，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还被撤职反省。于是多数地

方干部产生了不满情绪，纷纷撂挑子不干了。我那时干治安工作，自然得罪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物。在他们谰言下，我也受了批斗。一气之下，我闷在家里，怎么说也不出来干工作啦。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很难开展，就连生产救灾工作也无法进行。事实使工作团的同志认识到工作中的失误，感到很痛心，便调过架子来做老干部的工作，动员大家继续起来干革命。可那时我们这些庄户干部搁不住折腾，心一凉，撂的八个大牛也拉不过来，不约而同地齐了心：“干了工作挨了整，谁还再去找罪受！”尽管你怎么说，哪个也不愿再伸头了。那时上级来的干部，为了革命利益，确实是从内心里有错必改。工作团的同志主动接近我们，而我们就来个“爷娘不见面”，整天躲着他们。

古历二月十八日上午，为躲工作团，我早吃了点干粮，一明天就到东河滩开荒去了。不多时，纪涛领了几个同志，直接到地里找到我，一边帮我刨地，一边做我的思想工作。可我这个老牛筋怎么也不回头，人家可一点也不上火不冒烟儿。听说他们那时因工作上出了偏差挨了上级的批评，可他们没闹情绪，常常饿着肚子（那时经济困难，他们也吃不饱，每顿只喝两碗野菜稀饭，省下粮来支援老百姓）帮我干活，我心里确实也不好受。

中午散工前，纪涛对我说：“老蓝同志，下午张司令员要找你啦呱呱，你可别到处去了。”一句话把我说愣了，

“怎么？张司令要找我？！”我顿时象挨了一闷棍，头嗡地一声，差点儿蹲下了。“轻挨不了，尽管等着吧。”我不安地在猜测着。当时我只听说张司令员是华东局的大干部，他要找我，准没好事。回家后，饭也没心吃，一头攘在炕上，翻来复去拿不出主意。

刚过晌，纪涛同志就来叫我，还领了两位同志，其中还

有一名女同志。听老纪介绍，那个男的是滨海军区警备团政委牟景途同志，当时他也是工作团成员。我见了他们心里很害怕，心想这些人是来擒我的，肯定要收拾我了。我故意借口没有文化，听不懂他们的话，不肯跟他们去。老纪和老牟苦口婆心地说了好多，看情况是逃不了啦，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们走了。一路上，我乱七八糟想了很多。

跟着他们到了南北胡同臧传伦家。这里是华东局首脑机关的住处。岗哨很严，还有一挺机枪守着胡同口。我们进了大门，一条鹅卵石子铺的路直通北边四间堂屋。院子西边是一个猪棚。东边是两间又矮又小的锅屋。当听到张司令员就住在这里时，我吃了一惊：那么大的干部怎么住这么个地方？我们擦过正向我们敬军礼的警卫员，一直向小屋走去。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连我自己都能听到扑通扑地直响。

小屋里显得很黑，一位正伏在桌上写字的干部忙站起来，亲切地把我让进去，拉了把长凳子叫我坐下。这人有50多岁，身材很结实，但有点瘦，头发黧白，稀疏。在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两道浓眉下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眸，好似一下子就能把人的心事看穿，但显得很慈祥。

老牟忙向那人说：“司令员，这就是蓝保森同志，我把他给请来了。”

“噢？这就是张司令？”我不安地看着他，在心里打了个问号。

他连忙站起来，满脸笑容，操着福建口音一再要我坐在他身边。我怎么也不敢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蓝保森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听说是搞武装工作的，怎么今天倒象个大姑娘呀！请坐，请坐。”我呆若木鸡地坐了下来。

“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事，就是为了啦呱啦呱。我们共产党员都是一家人嘛，没有别的。”这时警卫员双手把一碗

白开水捧到我怀里。张司令又递给了我一支烟。我忙站起来推辞说不渴，也不会吸烟，但也不知怎的，水和烟我都不由自主地接了下来，心也稍微有些平静。

张司令员转过身来和我面对着面，慢条斯理地说：

“小蓝啊，我们工作做得不好，你要多多帮助我们。听说你们基层的同志都不愿工作了，这是真的？”这一席话，又勾起了我的不安，“糟了，这要办真事儿了。”我偷偷地看了司令员一眼，只见他仍和蔼地微笑着，等待着我的回答。无奈，我壮了壮胆，一气把憋在心里的话全捅了出来。最后我委屈地哭着说：“自从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我们，我们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闹减租减息、土改复查、反奸反特、刨蒋根、参军支前，不管多大的困难，我们撇家舍业地都闯过来了。我们和敌人开展斗争，从来不怕得罪人，可人得罪下了，如今上级让他们起来折腾俺，俺怎么也想不通。有人说这是‘推下磨来杀驴吃’，再干下去，连命也得不明不白地搭上，这叫俺怎么干？”我越说越有气，越说越上火，越上火越觉着冤枉得慌。也忘了害怕了，气、恼、冤一股劲儿地搅和着我把满肚里的苦水都倾泄出来：“坏人成了‘积极分子’，把俺这些基层干部赶上批斗台，又是低头，又是下跪，搞打击报复。有的坏分子拿着棍子要砸死俺，有的高喊口号要枪毙俺，有的就直接向俺身上扔石头。要不是有党的政策保护着俺，俺不知死几个死了。……俺冤的是干党的工作干出罪来了。”我只顾诉苦，没注意到张司令员有什么反应。当我发完连珠炮后，才发现司令员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了，两道浓眉聚成了一个疙瘩，脸色非常难看，不时地发出痛情的叹息，还自言自语地不知是说了些什么。

整个小屋子里静得吓人，那矮矮的房顶，好似要立刻压下来。在坐的人谁也没再说什么。张司令员点上一支烟，深

深深地吸了一口，在屋里踱来踱去。“不象话，乱弹琴！”一声闷雷似的炸开了屋子里的沉寂。他走到我面前爱抚地摸着我的肩膀，轻轻地拍了两下，安慰道：“小蓝，你们受委屈啦。”然后开导我说：“干革命什么曲折都能遇到，在革命的道路上有顺利的大道，也有曲折的小路；有成功，也有失误，摔了跤，不能老趴在那里，要站起来继续革命。如果没有困难，没有曲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有个脾气，越是困难的工作，越要去干，你说对不对？”司令员的一席话，说的我无言答对，只觉得他说的亲切，有道理。自己赌气反而好似小孩子耍脾气，有点不太应该。张司令员接着说：“当然，工作团对待你们的方法是不妥当的，这个要纠正，可也要谅解他们，一是他们刚来乍到，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二是个别不良人物打着贫农团的旗号，叫人一时分辨不清。这一搞使我们头脑更清醒了，有什么不好？就是你们吃了点苦头，能原谅他们吗？——这个错在我身上，我要向你们检讨认错。……”这时我心悦诚服地一个劲儿地点头。张司令员又说了很多道理，从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说到现在各前线战场的艰苦奋斗情况。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将来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个胜利是干出来的，可不是等来的，摆挑子可不能摆倒蒋介石，只能给革命摆来损失，你说对不对？——咱的委屈总比前方同志们的牺牲代价要小的多，难道说怕牺牲就不去解放全国人民了吗？”他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只顾难过、内疚。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出席群众大会

经过张司令员和工作团的其他同志们的开导，我们挨整

的地方干部大都又振作精神，陆续投入工作。“仁里点”的工作又起步了，并逐渐打开了局面。

古历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多钟，老纪、老牟和那位女同志一起到坡里找到我，叫我下个通知，要附近3个村的村民今晚都到“燕山堂”门前的大街上开会，有重要事要办。我一听，撂下活儿就到各村下通知去了。

饭后，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已陆续到齐。整个“燕山堂”门前的东西大街，塞了满满一街筒子人。我们几个干部跑这跑那，忙着安排会场，维持秩序。大会主席台就设在“燕山堂”大门口的高门台上，一张大桌子，几把椅子在台上面对大街放好。农教会、儿童团、识字班、妇教会都各自列好队伍在台前就地入坐。各村联防队员都在外围执行警卫。会前，人群中都在喳喳噉噉猜测着大会的内容。

太阳渐渐收起了它的余辉，会场上也逐渐平静下来。

“哗”的一声，一道亮光直射到主席台上。张司令员走下吉普车，在几位同志的陪同下走了过来。我连忙迎上去：“司令员，您来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因在那战争年月里，还时常有暗藏的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我所担心的是司令员的安全问题。司令员可能察觉到了我的忧虑，“怎么，欢迎吗？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不过了。”说着，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笑嘻嘻地步上了主席台。

大会就要开始了，我激动地对大家说：“乡亲们，今晚开个大会，由首长讲话，要好好听，要保持会场的安静，如有情况，由联防队员负责，大家不要乱动。……”牟景途同志接着说：“张司令员借今晚的大会来看望大家，并有话和大家说。”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张司令员健步走到桌子前，向大家招手说：“父老乡亲们，小弟弟小妹妹们，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说说生产救灾。

在这之前，我先说说咱们当前的形势……”他声音洪亮，语言简洁，讲了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讲了蒋家王朝的即将灭亡。在全场阵阵轰雷般的掌声中，他高昂地说：“不久我们全中国就要解放了！”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为了彻底打倒反动派，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在后方就要搞好生产救灾，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我们众位乡亲们都是受苦人，只有我们团结一致才能搞好生产和救灾工作。前一段时期，我们错怪了咱的基层干部同志，使他们受了一些委屈，伤害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我向这些同志们认不是来了，并向他们陪礼道歉。”说着，他郑重地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这时，有的人激动得眼含泪花，全场鸦雀无声。司令员接着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和他领导的军队，有了错误，不但要承认，还要认真地改正。大家想想，我们的基层干部，都是大伙儿革命和生产的带头人。为了大家过安稳日子，他们撇家舍业，不分白天黑夜、不怕吃苦受累地干工作，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不叫大多数再受二茬罪。我们大伙儿要拥护他们，要爱护他们。当然，工作中出了偏差，也要善意地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更要提防个别坏人借帮助干部而进行打击报复。人民的天下，还得人民来掌管，不能把权力撂给不纯人物。”听到这里，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掌声一阵高过一阵，久久不息。我的两眼充满了泪水，怎么也抑制不住了，泪直往下流。“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出的干部真是了不起。这么大的干部，竟守着这么多庄户人认错，竟在大众面前向俺些大老粗陪不是。”我心里难过得很。我透过模糊的泪水，望着台上的司令员。此时此刻的司令员，在那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愈加高大、威武、可敬。从他身上，我好似看到我们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明古庄大会

1948年古历三月上旬的一天，听张司令员说，要在这里开个全省的主要干部大会，叫我和纪涛同志选择个地方。于是，我领着老纪同志到处察看地形，经过现场考察，决定把会场设在明古庄南岭的松树林里。因那里离村较远（有二、三华里），树多便于隐蔽。

第二天清早，我还没吃饭，老纪同志就去找我，让我饭后到中街吊桥上等张司令员。可等我马马虎虎吃了点干粮去吊桥时，老牟同志早在那里等着了。还有一辆绿色的小吉普车。老牟同志说张司令员一会儿就来，叫我先坐进汽车里。我说什么也不肯往里坐。可老牟同志好说歹说把我推进去了。并说这是张司令员吩咐过的。我坐在里面老是不安：“一位高级将领，对一个庄户老百姓这么关怀与爱护，叫我说什么好呢？”

一会儿，司令员和两位小警卫员一起来了，我急忙要下车问候，他急步向前笑着制止了我。我们同坐司令员的车，沿河滩驶向会场。

河滩北面有一个几十亩地大的舍林，里面小坟密布，灌木杂草丛生。司令员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何不开起来种地？”我说这是专门埋葬佃户老亡人的大家坟林。穷人在旧社会连殡葬故人的土地都没有，只好舍上一块河滩共用，穷人死了就埋在这里。张司令员沉痛地说：“是啊，我们穷人没有土地太苦了，生前受尽折磨，死后也不得安宁，这里不知埋下了多少冤魂屈鬼。穷人就得闹翻身。……”

沿河的鹅卵石颠的车子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司令员又问起这河几月份发河水，水势如何。我简单向他叙说因河源

近，汇入面积大，年年冲毁很多土地时。张司令沉痛地说：

“这是条害河，将来要把它像改造二流子一样改造过来，由害变为利。现在还顾不得，现在是和敌人斗。我们胜利以后重点就是和大自然斗，斗的它为人民造福。”司令员就是这样的人，他心里时时装着群众，处处想到的是为人民谋幸福。

我们到了会场时，那里已有200多人了。大家见司令员来了都站起来致意。司令员忙双手打着手式说：“同志们快请坐，快请坐。大家老远赶到这里，太辛苦啦。”“首长辛苦！”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司令员诙谐地说：“咱们在这自然礼堂里开会，上有青松，既遮太阳又防空。咱的坐位就是每人找一块大石头好不好？”“好，好……”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

大会由尹阿根同志主持，他要我第一个发言，主要内容是向大会回报自己前段受挫折而闹情绪的想法和以后的转变过程。我看了看司令员，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用微笑来鼓励我。我登上了做为主席台的那块大石头，叙说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今后跟党走的决心。司令员说我是朴实农民的代表，对党的工作一旦理解了，就会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听首长们这么一说，我更不自在了。一个大老粗能在全省首长会议上讲话，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接着由司令员讲话，他说：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上，稍出一点偏差就要给革命和人民造成损失。不过，我们共产党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错了就要承认错误，就要彻底改正错误。这个可不能讲面子，讲面子可不得了。紧接着他布置了有关“纠偏”和“生产救灾”工作。

正讲着，敌人的飞机来了，围着这一带一个劲儿地打旋。张司令员一边盯着天空，一边风趣地说：“蒋介石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个破古董？活象个大屎苍蝇。”说得大家都笑

了。

最后张司令员讲了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大好形势，他说：“别看蒋介石弄了几架破飞机瞎轰轰，挣扎不了几天啦。……大家要做好工作，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后来听说这次大会对全省的“纠偏”和“生产救灾”等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五莲县“纠偏”会

1948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张司令员带领我去楼古庄开会。

汽车出了仁里村，沿许孟大洼里的大路慢慢地跑着。因路窄，车子一直跑不起来。我抱歉地说：“咱乡间的路太窄了，又不平坦，很不好走。”张司令员笑了笑说：“不要紧，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宽的。”当时我对他这番话的深远含意还不理解，只觉得他说的话都是真的，保证没错儿。

司令员看了这一望无际的麦子，显然是非常高兴，不断地夸小麦长得好。我说这是和工作团同志们饿着肚子帮我们锄草、施肥分不开的。他很不乐意听这种话，说什么“军民是一家嘛，什么分开分不开的。他们在家里也是老百姓。”说这话时脸上很严肃。我只好不再言语了。

突然，车子歪了两歪，压了几穗倒在路上的麦子。司令员马上叫车停下，亲自下车把麦子扶起来。并说：“这已是到了嘴边的粮食啦，一粒也不能损失，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啊！”并与司机商量：“实在过不去我们就步行，你说是对吗？”司机一路上开车非常小心。

会议开始时，还是叫我先讲，后来听人家讲这叫现身说法。

那次会司令员讲了很多，什么要求县、区、乡村的地方干部们不要闹情绪，要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局为重。还说什么要大家向我这样的村干部学习，不要被冤枉，被压倒，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轻装上阵做好各自的工作。他还讲到工作团的同志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决心纠正这些错误。大家都要上上下下团结一致，搞好当前的工作。

会议效果很好，与会人员情绪都挺高。张司令员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次会是五莲实验县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是基层干部由“摆挑子”、“顶牛”到自觉干革命的转折点。对以后的生产救灾和支援前线、社会治安和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和张司令员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很短，但他给我的教益是很深的。他那爱护部下，对人和气、知错必改、密切联系群众和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并且严格要求自己的高贵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永远激励着我为革命多贡献。

〔注〕张鼎丞（1898—1981）福建永定人。原名张福仁。早年曾任小学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永定县委常委、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部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与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南方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安事变后，建立了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和第七

师师长、中央党校二部主任、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华东中央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华东中央局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八路军诸城办事处建立始末

李建修

1938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仅在山东的东部就开始建立鲁中、鲁南、胶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五莲山区一带的形势是，1938年10月，中共诸城县委、八路军诸城独立营进驻六区石河头村，开展全面的抗日救国工作。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二支队歼灭朱解、瓦店的日伪军后，乘胜扩大战果，进驻五区公所所在地泊里镇，并驻守沿海港口浣口港。这时，二支队的前方司令部活动在泊里镇一带，距我后方司令部和中共鲁东南特委驻地桑园一带，有二百多里路。在这中间地带到处都有打着抗日招牌的国民党地方游击队活动，他们消极抗日，鱼肉人民，给我前后方的过往人员带来很大的不便。这种情况下，在抗日前线和鲁东南之间的五莲地区，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在广大的农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组织民众抗日救国组织，为我方过往人员提供方便，显得十分必要。是年十一月，经中共鲁东南特委和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批准，诸城县委在国民党诸城县政府和第四区公所驻地——高戈庄村，成立了八路军诸城办事处。办事处